

2

Lab D50 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唐西域記卷第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咀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刺尸國

迦漫彌羅國

半波如故跋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
播地利不滋多葡萄少甘蔗土產金銀宜鑄金有林

唐西域記卷第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九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刺尸國

迦溼彌羅國

半斂

奴故反

蹉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

*夾

樹蒼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切禁呪為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藥來蘇婆伐窣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藥宗定為業喜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眾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曹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曹揭釐城東四五里大窣堵波極多靈瑞是佛在

昔作忍辱僊于此為羯利王唐言闕譯割截肢體闕

曹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

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合

凍晨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

時生在人趣名曰競祇漢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

雨國人賴之以蓄餘糧居人眾庶感恩懷德家稅斗

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競祇含怒願為毒

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地龍泉流白

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

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

no gap in text

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
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
十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季
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
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
已畱迹而去後人于上積石為室遐邇相趨花香供
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宛
焉如鏤

曹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

上雜華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道

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

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昔為聞半頌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

音謠也今從正音宜云伽陀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之法于此捨身命焉

曹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唐言大林伽

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之王唐言一切避敵

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匄既大國位無

以為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賞財回為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言伽

藍有窰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

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窰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聞止法于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毘迦王

唐言與舊曰為求尸毘王略也

佛果于此割身從鷹代鴿代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

尼羅閣川至薩瓊殺地

唐言蛇藥

僧伽藍有窰堵波高八

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饑歲疾疫流行醫療

無功道殪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大

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感慶相率奔赴隨割

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窰堵波是如來

昔為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為蘇摩蛇

凡有啖食莫不康豫珊尼羅閣川北石崖邊有窰堵

波病者至求多蒙除瘥如來在昔為孔雀王與其群

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策啄崖涌泉

流注今遂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趾迹

膏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窰堵波高六

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宋滅告諸大

眾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

王將欲均暈。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
 大衆重宣如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
 崇建。窳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
 大白象。負舍利歸。至于此地。象忽顛仆。因而自斃。遂
 變爲石。卽于其側。起窳堵波。

曹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坦迦。唐言赤窳

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修菩薩

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力。于此刺身。血以飼五藥。又舊曰

夜叉譌也。

曹揭釐城。東北二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窳堵波。

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
 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華不替。

石窳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嚩

盧枳低溼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

多譯曰觀伊。溼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威靈潛被

神迹昭明。法侶相趨。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

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皎鏡。昔毘盧釋

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自分飛。其

一釋種。旣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

俱述
大唐書地記卷三
五
孰
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卽棄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爲人形。卽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卽謝曰。羈旅羸人。何見親附。遂款殷勤。陵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余家何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設慰勞獎。命有燕私。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惟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

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淡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獎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設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散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卽其居。于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余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鄰此宅居。當

令據疆土稱大號。總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于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仗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于是沿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眾。備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寐

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知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

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

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為唄咀

羅犀那王

唐古口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日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眾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畱待。世尊曰。斯人者。我

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為供養。如來與諸大眾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眾。重宣佛意。諸王聞

已遂先均授。

曹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

谷杳冥。或履組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

棧躡陞。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

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

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晃。靈鑿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

迦舊曰未田地譌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引匠

人。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陀。又兜術陀。譌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

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

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

露羅國北印度境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

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

惟寒烈人性獷暴薄于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麤弊衣

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于諸國伽藍數百所

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從此復遠身鐸迦

漢茶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而南流澄清皎鏡

汨急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

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坦又始羅國北印度境

坦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

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毗庸迦淫

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

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

少竝學大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坦邏龍

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華同榮異彩此龍

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坦邏樹必芻也故今

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

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窄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

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所

俱述
九唐西地記卷三
九
孰
聞諸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顛仆。傍有伽藍。圯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埽。塗香散華。更采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刺嬰。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

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于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

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僑姪。縱其昏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間隙。從容言曰。夫但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惑聞說。雅悅姦謀。卽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惟恐

失墜忝負先王。但又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尔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于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爲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揆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敢辭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眼旣失明。乞匄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

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于是謀計入王內殿。于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篳篥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怪而問曰。篳篥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卽問內殿。誰爲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豐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咎。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于天。某季月日。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設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也。無所究咎。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

唐言妙音

大阿羅

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惟願
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卽于是日。宣令
國人。吾于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
泣淚也。于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
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其瀝淚。說
法既已。總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
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尔。願
以衆淚。洒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
淚洒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
放。或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山東北沙磧之中。從

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

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

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

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

主位。役屬迦溼彌羅國。城南不遠。有窰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

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窰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

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爲岸。殊形異類。激水

清流。汨澹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流。四色蓮華。彌漫

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

伽藍久絕僧侶。窣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
 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
 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
 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為苾芻。小者稱沙彌。威儀律
 行。頗同僧法。惟畱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為
 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為
 差。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咀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
 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于此
 投身。餓身徒音菟。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
 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

啖之。于是乎獸乃啖焉。其地土洎諸艸木。微帶絳
 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
 愴。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
 數。周此坐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窣堵波東。有伽
 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藥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
 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藥法。教華果
 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是如來在
 昔。于此化惡藥叉。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
 里。至烏刺尸國。北印
度境

俱述
丹唐地記卷三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
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宜稼穡少
華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
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宰堵波高二百
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習學
大藥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
迦溼彌羅國舊曰剌賓訖也北印度境
迦溼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
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面臨
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

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艸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
毛褐衣白氎土俗輕僇人性怯懦國為龍護遂雄鄰
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表正兼信伽藍百
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宰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
有如來舍利并餘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
自烏仗那國各惡神已欲還中國藥空當此國上告
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于此地
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宗滅之後第五十季阿難
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
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于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

支那
三

變龍見淡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于池內惠以容
 膝龍王于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
 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于此西北為畱一池
 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
 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
 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
 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
 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于諸
 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眾末田底迦入宋
 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

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

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季命世

君臨威被殊俗淡信三寶慶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

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

提婆唐言大天闊達多智幽求名實覃思作論理違聖教

凡有聞知群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

援所親召集僧徒赴競伽河欲沈淡流總從誅戮時

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陵虛履空來至此國山

接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

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伽藍總

以此國持施衆僧

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季
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
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
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
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
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
遠猶爲有幸設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
藏脇尊者曰大王安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畱情佛法是
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于是四方輻湊萬

里星馳英賢畢萃睿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
欲法議恐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
具結縛者還如是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
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
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寤三藏外達五明者
住自餘各還于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于本國苦
其暑溼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
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
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又守衛土
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住靈僊之所遊止衆

議斯在。僉曰允諾。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
止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毘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
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不
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于法無疑。代佛施化。
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
五明至理。頗亦沈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
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
曰。我顧無學。其猶決唾。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纒
丸。未墜于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
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

證。以決眾疑。于是世友即擲纒丸空中。諸天接纒。丸
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
何于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
為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
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論也。釋素咀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論也。
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藏。
後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論也。
或曰。阿毘。曇藏。略也。凡三十萬頌。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
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
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鑠。

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宰堵波藏于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于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國總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覩貨邏國呬摩坦羅王

唐言雪山下

其先釋種也以如來

涅槃之後第六百季先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為商旅多賣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

猛烈多謀各抽利刃俱持重寶躬齋廁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懾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于今者誅其有罪凡百眾庶非余之辜然典國輔宰臣遷于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于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眾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疾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畱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

百餘人。其窄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卽事歸途。遇諸群象。橫行艸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旣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于是拔竹。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旣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

時各持異果。以爲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回船而去。顧河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于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于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

其有斷食誓死爲期願見菩薩者卽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惟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

大藥法教昔僧伽跋陀羅

唐言衆賢

論師于此製順正理

論伽藍左右諸窰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後采華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畱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群從遊戲手指摩畫藥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于此作衆事分毘婆沙論小伽藍中有石窰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宋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在東印度居王內殿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于此是後不

久尋卽命終。棄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終餘
 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
 欲。然其所食。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
 說。人猶未信。卽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焰。而入宋
 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
 林伽藍。布刺拏。唐言圓滿論師于此作釋。鬼嬖沙論。城西
 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
 百餘人。昔佛地羅。唐言覺取論師于此作大衆部集真論。
 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斂。奴故友蹉國。

北印
境

半斂蹉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時播。花
 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烏談跋羅。茂遮等
 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
 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竝多荒
 圯。無大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
 伽藍北有石窣堵波。寔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
 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
 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斂
 蹉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溼彌羅

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于此土形貌麤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于寒山化城菴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居勿反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咀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溼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婁羅吸摩補羅國

瞿毘霜那國

聖醯掣旦羅國

毘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毘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
 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稷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
 時候暑熱土多風颯風俗暴急言詞鄙褻衣服鮮白
 所謂憍奢邪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
 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
 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址
 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

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

唐言大族

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鄰境諸國

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佛法令于僧中推一俊德

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高明

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詞論清雅言談

贍敏眾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

眾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

夫何敬哉于是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

僧徒斥逐無復孑遺

斥當用黜後同

摩揭陀國嬰羅阿迭多王唐言幻日崇敬佛法愛育黎元

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場。不供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幻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艸澤。言畢出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幻日王守其危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幻日王踞師子牀。群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詞。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于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

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世業。福不祐汝。見擒于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日王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幻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幻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幻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以對。大族曰。昔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慙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

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于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終余壽。已而告幻日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季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幻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娉以穉女。待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衛從。來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溼彌羅國。迦溼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

其邑人。矯殺迦溼彌羅王。而自尊立。棄其戰勝之威。面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宰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于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詞。于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沈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于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卽殂落。殂落之時。

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于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于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

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

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 至闕一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

穡滋茂。果木稀疏。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

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表正。伽藍十所。天祠凡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

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

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

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

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

至那羅闍弗咀邏唐言漢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闍林

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

小乘之學特爲研究賢劫千佛皆于此地集天人衆

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季中有迦多

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者于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窰堵

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

果聖人于此宗滅差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

二十里佛舍利窰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

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度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凡百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種稻林樹扶疏華果茂盛氣

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

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

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

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

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督僧徒妙

窮淑愿。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竝皆旌建。或宰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徧。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華果茂盛。卉木滋榮。既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羸弊。既瘦且尪。性剛猛。尚義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僊

漸

人所止。國中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羅娑國。亦謂三波訶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

度境○ 兩疑鑰誤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

涼僧徒少。城東南三四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凡百餘里。至波理夜。中印波理夜。中印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多牛羊。少華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畧。伽藍凡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珠珍裳衣。並疑倒。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

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毘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宰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宰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軋。連訛略也。布刺拏梅。但麗衍尼弗。但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戶利。譯曰妙德訛也。諸菩薩宰堵波等。每歲

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齋持供具。多營
竒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眾供養舍利子。
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
學毗柰耶。眾供養優波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
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
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
雲。華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
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爲室。因谷爲門。
尊者鄔波鞠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
窣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
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
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
四五里。至大涸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
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眾。獼猴喜躍
墮坑而死。棄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蹟。其側有舍
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
處。竝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
之所。竝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溼。

伐羅國

中印
度境

薩他泥溼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温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為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為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為眾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

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齋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日既久樹皆合拱王于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于某嶺于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眾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湮滅生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合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

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舍生各務修業。于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甲。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孰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也。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舍去聲茶僧伽藍。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苦。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

窣祿勤那國。山。此又境。

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競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溼。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推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于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

阿羅漢髮爪宰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宗滅之後。此國爲諸外道所誑誤焉。信受衰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義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東行。凡百餘里。至競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淡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于河。

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與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遠。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衰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華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淡閑呪

術信表正者其徒相半。王成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凡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孛鉢

刺嬰

唐言德光

論師。于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

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

窮玄奧。因覽毗嬰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

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

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

未除。時有提嬰犀那

唐言天軍

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

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

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

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

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

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

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決疑。更請天

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憊而不對。德光既不遂

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

果

時當作得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

小乘法教。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溼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詞義善巧。理致精高。眾賢循覽。遂有心焉。于是沈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電論。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于是學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眾賢當至。世親聞已。卽治行裝。門人懷疑。

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邇學徒。莫不推謝。今聞眾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鑒達。眾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衰老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積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答乎真偽。詳乎得失。尋卽命侶。負笈遠遊。眾賢論師。常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于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宗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彌季。作爲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期。

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為幸矣。死何悔哉。于是歷選門人。有詞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詞適畢。奄尔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詞曰。我師眾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殷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沈吟久之。謂門人曰。眾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詞乃有餘。我今欲破眾賢之論。若指諸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詞。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

人諫曰。眾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眾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眾賢死已。焚屍收骨于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死期。期藏作其。今正。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唐言無垢友。論師

之遺身。論師迦溼彌羅國人也。于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眾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眾賢論師窣堵波也。拊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

宗業也。如何降季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
 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制諸
 論。令贍部洲諸學人等。絕大樂稱。滅世親名。斯為不
 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
 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樂教者。佛法之中。究竟
 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
 皎然。滅身宜矣。設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余志。無得
 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為阬。同侶
 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
 論師。任情執見。致惡大樂。墮無間獄。宰堵波也。當作地。○友字疑誤。

國西北境。競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
 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鋤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競
 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為岸。引競
 伽水為浦。五印度人。謂之競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
 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
 備珍羞。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
 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
 播。出鋤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

人性獷烈。表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坦

邏國

唐言金氏

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

女國也。世以女為王。因以女為國。夫亦為王。不知政

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來。多畜羊馬。氣候

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

訶國。從末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

國

中印度境

○

宿字疑粟誤

麥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華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

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

樂。伽藍二所。僧眾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

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于此一月說

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則

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

百餘里。至聖醯掣咀邏國

中印度境

聖醯掣咀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里。里

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

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

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龍池側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為龍王七日于此說法其側有四小宰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競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中印度境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聖醯掣咀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習學大藥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宰堵波雖傾圮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于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

國舊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剞劂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

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升天宮。居善法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眾。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眾。凌虛散華。讚德數百季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壘以甄石。飾以珍寶。于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為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

上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形現柱中。還也。疑還地。

寶階側不遠。有窳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窳堵波。如來在昔于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華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窳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窳堵波前。是蓮華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在天宮。還瞻部州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

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也昔訛也。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苾芻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率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

唐言曲女城國。○州也。疑州地。中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校譌

雪山化城卷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山格反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面臨競伽河其
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
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于此居人豐樂家室富

饒率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表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羅

唐言

花宮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懾瞻部聲震鄰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僊人居競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于僊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交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

德號大樹僊人僊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

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率宮俗事禮請

王聞僊至躬迎慰曰大僊棲情物外何能輕舉僊人

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

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詞計無所出謂僊人曰今還所

止請俟嘉辰僊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無

肯應娉王懼僊威憂愁毀悴其幼穉女候王事隙從

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

懼王曰大樹僊人幸願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僊

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

及先王。淡惟此禍。誠有所懼。穉女謝曰。遺此淡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僊廬。謝僊人曰。大僊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穉女以供灑埽。僊人見而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交。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惟此幼穉。願充給使。僊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更名曲女城焉。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名曲女城焉。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

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刺那。唐言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于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嬖尼。唐言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于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于事何如。各言尔志。眾咸仰德。嘗無異謀。于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離手。為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古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競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詞。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今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云。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願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時無知。設稀聖旨。菩薩告曰。汝于先身。在此林中。為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介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為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

福鄰無強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于是受

教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

于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

之期。凡尔庶僚。同心勦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

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

不解鞍。人不釋甲。于六季中。拒五印度。既廣其地。更

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季。兵戈不起。政

教和平。務修節險。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

得啖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于競伽河側。建立數千

窰堵波。各高百餘尺。于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

建立精廬儲飲食止翳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竝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惟畱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于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推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鄰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卽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于此面不對詞事有聞議追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

舍惟雨三月多雨不行每于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罽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口王巡方在羯耒唄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于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

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何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邪。對曰：然。至邠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悲，威風鼓扇，群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慶育四生，敬崇二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究，風猷

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眾，在競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眾，居北岸，分河水流，水陸竝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競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于河面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爲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

饌諸沙門。饜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于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幟。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樂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何送。上西臺。以諸珍寶。僑奢邪衣。數十百千。而爲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留學。商摧微言。抑揚至理。日

將曛暮。回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卽奮身。跳履門闌。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祇懼。已而顏色不動。詞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爲懷。况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

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惟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爲大善。無可淡悲。于是從諸王東上。大宰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群官。是時群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曰。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爲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何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感。輒爲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

是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設行凶詐。于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嬖羅門。竝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人潰亂。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旣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嬖羅門出印度之境。于是乃還都

城西北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于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宰堵波。說法宰堵波。南臨競伽

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巖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衆。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于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衆。燒香散華。華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甄室。其中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甄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

錙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之上。彫如來修善

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鐫鏤。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

祠南不遠有大自然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模

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埽。鼓樂弦歌。不捨

晝夜。大城東南六七里。競伽河南有窰堵波。高二百

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于此六月。說身無

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

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窰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

得痊愈。蒙其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雙

矩羅城。據競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萃林清池。互相

影照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競伽河東有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于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北三四里臨競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

爪窣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競伽河南至阿

踰陀國

中印度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華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般多數十季中于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二五里臨競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

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爲天人衆于此三
月說諸妙法其側宰堵波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
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宰堵波

髮爪宰堵波北伽藍餘址昔經部室利邏多唐言論
勝受師于此製造經部毘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

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于慈

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樂經論中邊分別
論等盡爲大衆講宣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
如來髮爪宰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

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

世後一千季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塞部出

家修學頃之回信大樂其弟世親菩薩于說一切有

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

訶唐言師
子覺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

曰凡修行業願觀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

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季不報世親

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

譏謂以爲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

其後無著菩薩于夜初分方爲門人教授定法燈光

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僊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
 無著無著曰今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
 往觀史多天慈氏內眾蓮華中生蓮華纔開慈氏讚
 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即來報命無著菩
 薩曰師子覺者今何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
 外眾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
 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
 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
 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出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競伽

河中有軌窄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藥心
 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于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
 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
 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
 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于舌舌為罪本今宜
 除斷即執銛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
 藥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眾聖攸宗吾欲誨汝
 今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
 昔以舌毀大藥今以舌讚大藥補過自新猶為善矣
 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

遂不斷言。且詣無著。諮受大藥。于是研精覃思。製大藥論。凡百餘部。竝盛宣行。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兢伽河北。至阿邪穆佉國。

中印度境

阿邪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兢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城東南不遠。臨兢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于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藍僧徒二

邪

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竒製鬱起。是

昔佛陀馱婆

唐言覺使

論師。于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毘婆

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兢伽河南。閻牟那河

北。至鉢邏那伽國。

中印度境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疎。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竝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大城西南。瞻博迦華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于此處。各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

遺迹髮爪窳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菩薩作
 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
 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
 名責實。反質窮詞。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
 循名問曰。汝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
 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
 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
 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
 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
 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
 衆生植福之勝地也。能于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
 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
 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疏。陰影蒙密。有食人鬼
 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
 輕捨身命。既誅衰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
 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
 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
 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
 真實。天僊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

供述
大曆西華記卷五
十四
親
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惟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哀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號大施場。今戒曰。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季積財。一旦傾捨于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卽持上妙竒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

莫不周施。府庫旣傾。服玩都盡。髻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旣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牣。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爲願求生天。當于此處。絕粒自沈。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于山。獲野鹿。群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嘗戒曰。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行者。于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卽昇之一。

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
 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遠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
 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季未嘗懈息
 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黨
 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憍賞彌國
 諺也中印度境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三十餘里土稱
 沃壤地利豐植稷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
 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
 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

縣石蓋鄔陀衍郡王

唐言出處舊言二
 優填王諱也

之所作也靈相

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眾莫能
 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卽此像也初如
 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爲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
 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
 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旃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
 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邪開導末世寔
 此爲冀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
 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
 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址是具史羅舊云瞿師羅譌也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窠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如來于此數季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窠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甄室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惟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于此作顯

揚聖教論

城西南凡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龍于中畱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窠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眾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競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惟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于袞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眾中召一論師聰敏

高才明達幽微者作為表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于是召集僧眾令相摧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眾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沈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眾咸默然無豎議者護法菩薩季在幼穉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眾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微議墮負乃穉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無咎僉曰允諾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詞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

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邪為亂詞而誦邪外道憮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詞理不謬氣韻無差于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軌是悔即為說法心信意悟王捨表道尊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于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窰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十里至

鞞索山格迦國中印
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
 盛華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
 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
 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于此造識
 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
 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于此七日中
 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季于此說法導化說法
 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

嘗澤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抵繁茂至今諸表見人及
 外道眾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
 隅林沼交映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

國舊曰舍衛國謠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校譌

